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八

廬陵歐陽修文七

通進司上皇帝書

月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載拜上書於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

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寛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

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恍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

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

不可當執劫蓄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亮謀所蓄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

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㡱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强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

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榷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水旱爾外為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

以為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
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
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為長久
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
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
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
以為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
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

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令人胡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

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為尚當為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令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

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

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

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

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

來之逕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

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

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為都

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

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
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人輦而
遞之募置遞兵為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
而不絶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
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卹有司之勤内賜禁錢
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踰年不能畢至至
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
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

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於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㑹輸於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𥳑㑹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晝財利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煑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茍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

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遊手之人方逸地之産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為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為畎田人犂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遣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

為易也猶勉為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強敵四面以令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若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

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二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為游手凡十八九

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
重困也令誠能盡驅之使耕於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
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
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
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
而治屯田令湖南之牛歲買於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
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為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者使
不容於民而樂為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

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緩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

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

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有司既以詳之也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輳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人能為國資錢幣

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妒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妒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今商賈之難以

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名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為大商買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為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為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閒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

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捍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

賊鋒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

洪範一曰食而八曰師食尚未預儲何言師也通漕屯田自是當時要務通篇不下萬言總欲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耳至論課程之法謂必與商賈共利方能取少而致多其辭亦若言利而與言利之臣胥壤者蓋導利而布之上下本君人者之責也為國家司課程者不可不

知若其所云不惜其利以誘大商則立言不可為訓又欲盡括大商居積之物官為賣而還之則更迂濶紛擾而不可行也

準詔言事上書

月日臣修謹昧死再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

而可用雖衆説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彊併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

於一日天下之勢歲急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

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偽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彊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

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

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

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令朝無强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内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陛下之所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若一日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令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

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畧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迎送符牒縱横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

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畧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

點兵不絶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歎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

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

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吕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

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敇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

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畧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名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

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為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其

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禦

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敵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使敕厲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敵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詗事者皆知北敵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敵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

向來攻我傳聞北敵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黠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敵北敵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兩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尅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敵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尅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契丹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

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衂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敵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詔執事之臣熟議而行

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幾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

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責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污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

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黠之吏政事必由已出故雖誅剥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為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寛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

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為社稷生民留意臣修昧死再拜

唐順之曰仁宗之為治天下事一付之公論而已若無所與焉自是千古一聖哉而其迹有似於不振者

故歐公以自執威權之説進蓋應病之藥也夫有權不操而付之天下之公且不可況未必公乎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奬勵其偷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

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為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為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

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僚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僚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

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别加進用人豈為嫌其不可為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来士君子務以恭謹静慎為賢及其弊也循黙茍且頽惰寛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壊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虚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鋭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

之負以寵用言事之臣使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别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為好訐陰私或以為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為己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為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絶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

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盛德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為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徼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屏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為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為

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為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

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為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世有謂修之賢而上章論拯蓋與拯不相能者夏竦不可語冰也夫修此疏固為朝廷杜傚訐傾陷之風又使嗣後言事者得白其無他而易以拾遺救失乃其意中所最保護愛惜者拯耳曽子寢疾革一閒童子之言謂華而皖大夫之簀歟則瞿然命易其簀曽元不肯易人子之常情也而曽子斥之為細人至謂其愛父不如此童子曽子之賢幾於聖矣豈其將死猶好奇釣名至此哉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假使不易安知不少緩

須臾無死然而曾子不顧者蓋雖一簀之非正猶舍生取義如此也今三司使之位非一簀之細矣逐人而居之非士用大夫器物之小過矣修知愛人以徳而已遑問後世以修與拯為相能不相能哉善夫蔡襄之疏也曰朝廷增用諫臣歐陽修余靖王素一日拜命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之説其説不過有三臣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論事惟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無所陳列則土木之人皆

可為矣二曰好進前世諫者之難激於忠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何好進之有近世獎拔太速但久而弗遷雖死是官猶無悔也三曰彰君過諫爭之臣蓋以司過舉耳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至於巧者亦然事難言則喑擇其無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默默容容無所愧恥躡資累級以挹顯仕此之謂好進君有過失不救之於未然傳之天下後世其事乃不可揜此之謂彰

君過顧陛下察之襄於修輩始作諫官之時諷上久而勿遷使之死於是官豈亦與修輩不相能哉君子之所欲忠者國耳主耳其他又何所惜襄之知修必不以不遷官為恨猶修之知拯必不以不得三司使為恨也正人君子之心胸類非俗士之所為歟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九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于復慼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九目録

廬陵歐陽修文八

劄子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九

廬陵歐陽修文八

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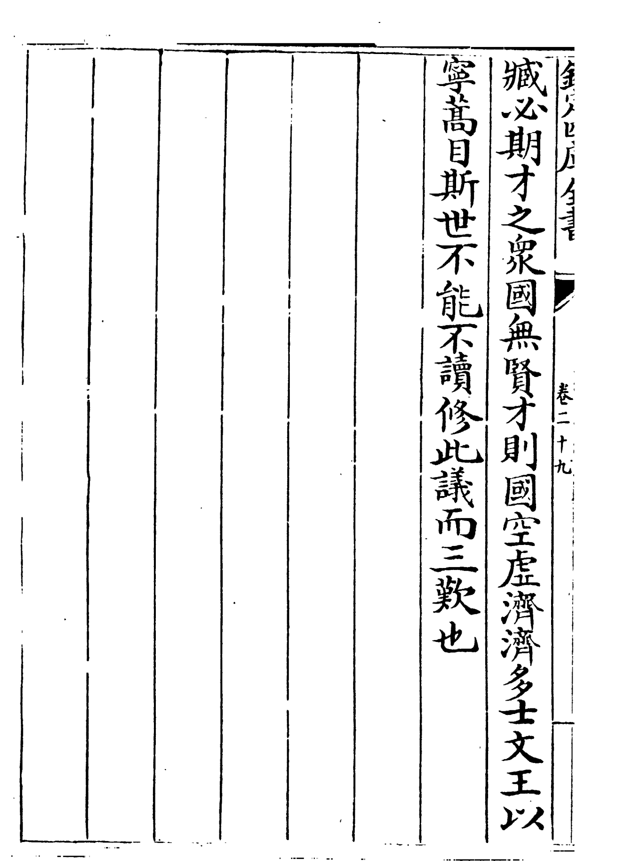
臣伏見祖宗時猶用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祕不使人知之惟

小事可以自决者却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畧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事祕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皆不與聞已行之後事須彰布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及況外廷百官疎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自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度外廷須知而不可祕密者如北

敵去年有請合從與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采衆見兼又於庶官寒賤疎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髙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

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官
廷議取進止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顧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
成何哉曰軍國大事人人共知而不可秘密者古先哲
王固不特謀及卿士而且謀及庶人矣若夫事之未成
而定命於幾先則不特無謀及庶人之理即在廷卿士
自不得人人與聞以害其成也嗟乎偏聽生奸獨任成

弊如修所云大臣自無謀慮而杜塞衆見者固以不能集思廣益而處置多差然如修所云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者亦歸於有治人無治法耳詩不云乎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廷誰敢執其咎為人君者博採其論則人各欲售其私說以圖其意中所欲得而不顧其它棄之不採則人各緘默取容以聽大官之臆決而萬口附和是非卿尹旅牧各得其人則修之此議亦徒然耳甚哉期事之集必期謀之臧而期謀之


臧必期才之衆國無賢才則國空虚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蔼蔼目斯世不能不讀修此議而三歎也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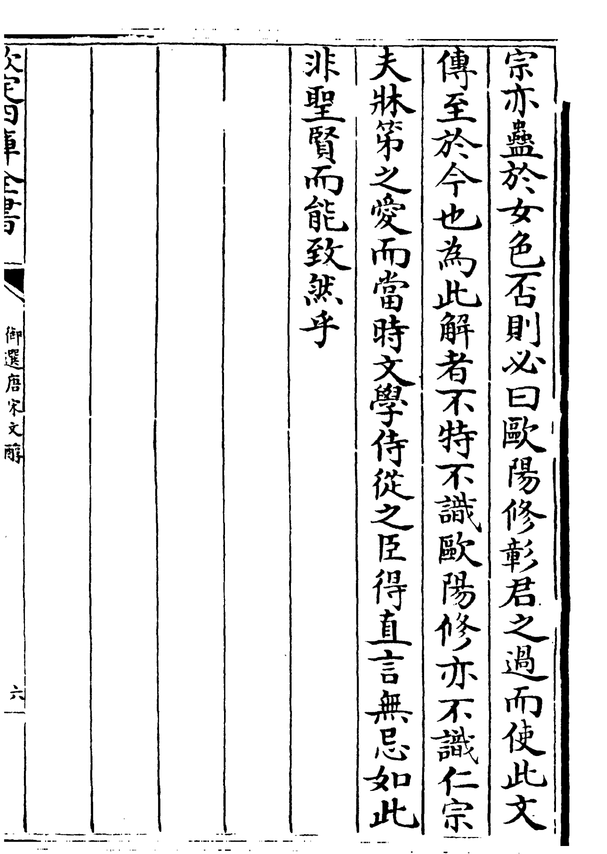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見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似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内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為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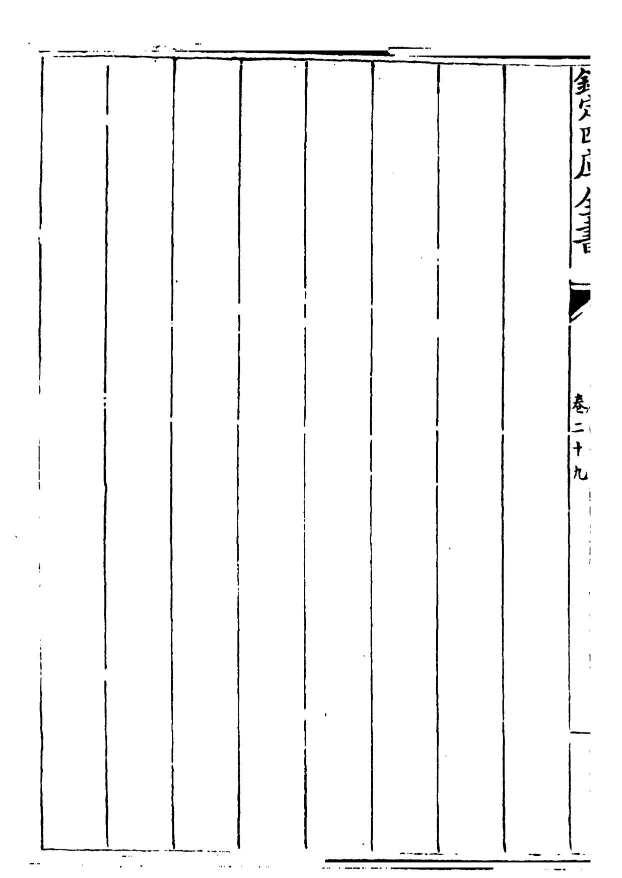
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令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耶自修媛退為美人中外皆聞以為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頻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

足綾羅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為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二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别有内降應是疎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宫之前疎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為閒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為

張氏大凡後宫恩澤太多宫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取進止

張氏仁宗美人卒謚温成皇后初仁宗寵張氏欲以為后太后難之乃立郭崇之孫為后繼而見廢世儒謂仁宗夫婦間未免大圭之玷也然郭后廢而曹后立史載曹后事迹亦不減女中堯舜然則其所為張美人當亦必有取焉而非僅以色陞歟歐陽修此疏讀者必曰仁


宗亦蠱於女色否則必曰歐陽修彰君之過而使此文傳至於今也為此解者不特不識歐陽修亦不識仁宗夫牀笫之愛而當時文學侍從之臣得直言無忌如此非聖賢而能致然乎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

臣近聞澧州進柹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為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方驕悖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剪滅只是僅能潰

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近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千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觀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内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道字一歲之内前後頓殊豈非星象麗天異不虛出凡於戒懼常合修省

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便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偽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三二歲間漸期修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小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敵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

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效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己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德感勵臣民取進止

元史臣謂真宗英悟之主而天書一事吁可駭怪及修遼史乃知遼俗尚禨而明鬼故神道設教假以動敵人之聽消覬覦而偃兵革耳然而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

殉葬賢哉歐陽修作蜀王建世家論謂自古王者殊祥異瑞並見於五代而又皆萃於蜀惑者可以思焉蓋深以為非也及是澧州獻瑞木成文遂慷慨論列不顧忌諱修於真宗之非自欺而仁宗之必不裕蠱雖若不相知者顧其論正而言忠則可為後世法也

請駕不幸溫成廟劄子

臣伏見今月八日聖旨踈決禁囚特行減降及軍士各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真宗皇帝御容肴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云正月八日是溫成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踈決又見聖駕朝謁萬壽宫又云溫成畫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蓋為自去年追冊溫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過極優崇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獻宣祖皇帝外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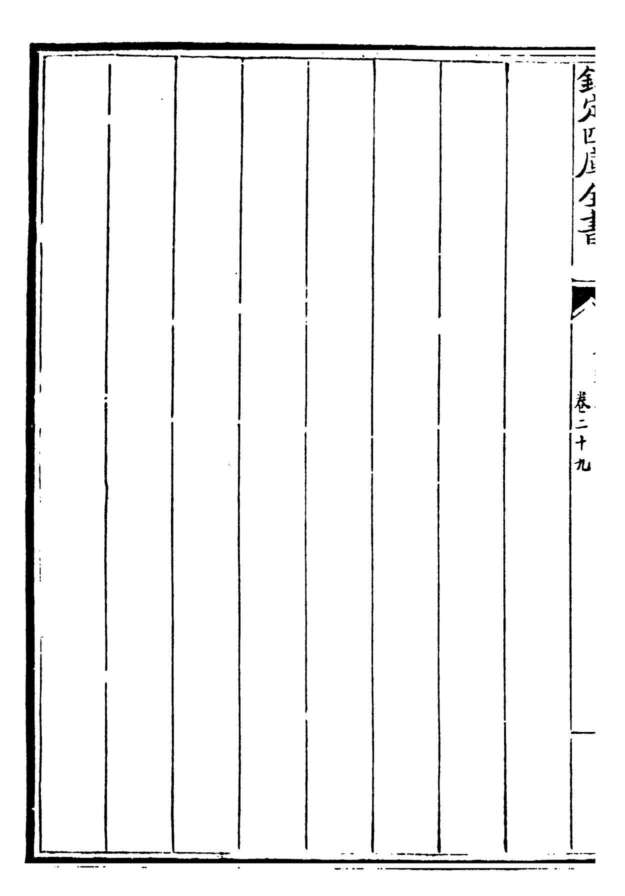
喧然又云溫成皇后祠廟在彼伏以陛下聖德仁孝本為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中外議者言陛下意在追念後宮寵愛託名以謁祖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畢更不臨幸溫成祠廟以解中外之疑以止議者之說臣職忝侍從無所裨補閒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惟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下舉動為萬世法亦不可不慎取進止

唐太宗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

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毁觀歐陽修請駕不幸温成廟與徵後先輝映矣夫咸恒為後天卦首古先哲王亦與人同其情况存亡之際乎然惟情之無過不及處乃為禮禮失則情乖情乖則民志惑厚於所當薄即已薄於所當厚本亂而末不可得而治故雖一舉足一出言而子孫黎民之能保不能保係焉以禮制心然後能垂裕於後昆

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惓惓於其君也然則太宗之不若魏徵仁宗之不若歐陽修固若是乎曰奚其然也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觀影之直則知表之正影與表可曰二哉況善言者出於口而無窮善行者備厥萬而猶闕言易行難何往不然獨是臣能言之於君則匪為言也乃其行也然君能聽而改之則言者臣之虛言聽者君之實行矣千虛不如一實曷可貶實而崇虛哉成湯之聖也曰改過不吝聖不聖於無過而聖於改過然過之作

也已覺之而已改之猶未足以云聖人之大心也惟人覺之而已改之則天下之人之心莫非其心而博厚配地高明配天矣是非太宗仁宗之所可當也必也舜乎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必也孔子乎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舜與孔子固全之若此二事者乃太宗仁宗之能得乎舜與孔子百之一而榮莫大焉者也俗士以徵有言即謂太宗不如徵修有言即謂仁宗不如修是人我之見不亡而元首股肱之義由以日喪也



聖祖御評
於氣度舒徐中見其爽直論事極中窾會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日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禆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

臣聞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懼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為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

言大臣者易若寛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内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辯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

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
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
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
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
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
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
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
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

聖寛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彦博貶春州别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中淹

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

之地為懼師道與扑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内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揺大臣以作威勢臣竊

以為不然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摇大臣可明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雖在謫官幸蒙陛下寛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名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陳子龍曰當時公在樞府而拳拳以諫官為言大臣

為國之心可謂深矣

論逐路取人劄子

臣伏見近有臣僚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為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録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故議

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區區欲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葢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

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為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

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

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舍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絶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

而歸蠻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煙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概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為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敵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

不逞之人不能為患則已茍可為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黄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牢籠不逞當别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懐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

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為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人主則厚顔尸禄豈敢偷安而久處乎故猶此彊言乞賜裁擇

觀修此疏知東南文字之盛自宋仁宗時已然而解額之不能均亦復與今一轍顧嘗論之虞廷之取士也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周室之取士也曰或以德進或以

事舉或以言揚然則取人以言固屬一端即使文風日正經學日明而所為科目出身者亦止是三代以上言揚之一未可謂此外必無賢才況所較者僅在聲調格律時尚之細以此而欲重東南而輕西北誠非帝王馭世之大公矣特是時移勢易古今不同故虞廷之所為明試以功周室之所為德進事舉者後世用之益以滋亂不若科目之法猶可驅天下使誦法孔子澤躬於六經忽不自知其入於義理之域且其法易以防閑統百

年而計之公者猶得什九是以不得不專用其法豈曰經世之士盡出於能文者也故就文章而論則選額之不可以地均誠如修之所云以用人而論其不得不以地均之者亦天下之大勢有不能因噎以廢食者修有試進士策問取士之法而極論其難較之此疏更為千古確論

論删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為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為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絶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逺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

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為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删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

少其為益則多臣愚以為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令取進止

暴秦焚書六經亡軼漢儒掇拾遺言各立門户其幸而傳至今日者固其守先待後之功而詐偽繁興亦莫甚於彼時而於其中敢於誣天蔑聖者則以讖緯為甚讖緯之書莫知所自起王莽篤好之其下遂相與詐造欺蒙以售其私而莽又明知其欺而樂用之以愚黔首而

借以篡漢天下蓋亂臣賊子之言也而託諸孔子然既託諸孔子則雖以光武之賢猶不能無惑焉唐作九經正義猶引用其說歐陽修疏請削除見亦偉矣惜猶未曾抉其底裏痛掃溉之以解後世惑也夫讖緯之託諸聖言者為其前知也為其知天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疑若似矣顧差若毫釐即謬以千里夫天者理也叙則為典秩則為禮立之為三綱行之為五常三綱立五常行則人無道天物極

則長而所為生生之謂易者行乎其閒乾坤於以不毀
三綱頹五常廢則人物凋喪漸消漸爍以至於無而乾
坤息故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子之
所為知天而可以前知者如是而已若夫繼周而為漢
漢帝姓劉孔子安得知之而又何用知之哉孔子葬母
既封矣雨甚而墓崩孔子不能前知也而謂孔子知沙
丘崩為漢元王皇后之祥乎國語有之曰吾非瞽史安

知天道蓋盲者業專其藝必精故能以數測氣推現至隱如裨竈梓慎京房焦贛之流猶古瞽史之遺見於史氏代不乏人然其為術所為文史星歷近於卜祝之間者又奚得與六經語孟治天下之大經大法錯處雜陳而謂聖之所以為聖在此也哉況夫王莽時劉歆輩所造姦言直是執左道以亂政又安可令其託於孔子惑世誣民而莫之正耶漢承七國之後聖遠道微言厖事雜故如所傳斬蛇交龍等事猶與篝火狐鳴一轍蕭曹

輩皆未嘗學問不知正其前失轉艶稱於後世後世惑之王莽遂乘之以移其社稷當塗典午更用之以滅其子孫而輾轉相滅由是訛以傳訛暴以易暴八代十六國之交視弒君篡國為天之所命聖之所記史臣津津稱道之嗚呼人心若此幾何其不入於禽獸也又如晉王嘉拾遺記等書所稱黄帝金支玉葉武王白魚流烏之類謂自古帝王受命之符罔不如是夫删書斷自唐虞既有其事周孔必述之周孔不述其誣可知王嘉輩

何能從千載以後而得千載以前之事其博洽過於周孔如是也其為拾漢魏之遺適綦誣帝王以神怪不待明者而決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心之所歸是乃天之符命耳人者萬物之靈也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秀氣也不觀之人而觀之雲物鳥獸何其榮末而虐本歟亦異乎聖人之言矣陋儒不察遂使讖緯之文述之學校被之閭閻雖婦人小子亦同然一辭其所以為人心之害者豈細故哉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

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為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為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為法以干亂

統紀者是不原本末之論也臣請為陛下條列而辨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為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

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棄而不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

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為形於上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徐求典禮是則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便謂兩統二父以致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

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謚曰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為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韋𤣥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為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

等以為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共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不繫以國有進干漢統之過丹遂大非之故丹議云定陶恭皇謚號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為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為應經義者惟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名之義

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為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為此議宜乎指臣等為姦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為說而外廷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云遂以為欲加非禮干亂統紀信為然矣

是以衆口一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牽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反指以為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爭辨而外廷羣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理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為後

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為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為後亦不諱為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為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徃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為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為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

以本生父為皇伯則濮安懿王為從祖父反為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為義服自宗懿以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為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為小功禮之正服今反為義服上於濮王父也反服小功於宗懿等兄弟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為伯父叔父者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燭令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為

國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願陛下霈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羣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為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復為之辨矣

按史仁宗以同祖兄濮王元讓子宗實為皇子是為英宗治平元年宰相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詔須大祥後議之二年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

士王珪等謂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髙官大國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何稱名與不名珪等議宜稱皇伯而不名中書又奏禮與令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光武皆稱皇考今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有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議奏方議而皇太后手詔詰責執政於是詔權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禮官范鎮等又奏請如王珪等議御史吕誨彈歐陽修首建邪議韓琦曽公

亮趙槩附會不正之罪固請如王珪等議既而内出皇太后手詔可令皇帝稱親濮王稱皇夫人並稱后英宗即日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其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奉祠翌日誨等繳敕家居待罪英宗命閤門以告還之誨等力辭臺職誨等既出而濮議亦寢修此疏當在皇太后詰責執政而英宗手詔罷議之時也觀宋諸臣所見雖不同要非若明臣張璁桂萼等諂上希旨為進用階梯也顧核諸先王

緣人情以制禮本天性以立則之旨歐陽之議自是至當而當日英宗處置盡善亦可謂無遺憾矣乃後世猶斷斷焉謂稱皇伯之是者蓋以當日司馬温公諸賢並與王珪同議也夫君子亦不能無過有過不害為君子然君子之過亦不可從一以理為斷而已世傳朱子亦以歐陽為非謂其疑於兩父其說曰辟若仁宗與濮王俱在世則為英宗者可皆稱為父乎顧未知朱子實有是說邪抑門弟子附會之詞也不可考矣夫所為伯仲

叔季者行第之稱古人伯則曰伯父叔則曰叔父無去父而止稱伯叔者曲禮云王官之長天子同姓謂之伯父九州之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者是也又如魯頌曰王曰叔父小雅曰既有肥牡以速諸父經籍所載不可備舉何得謂為二父乎伯父叔父諸父本生父同義也獨於所繼止謂之父則亦足以明重宗之義合降期之意矣乃必諱其父之稱而稱皇伯何其無稽也人之生父生之此天也非人也其名可以意為改者哉或曰若

然則不得為人後矣為人後者人為之豈天為之邪曰固天為之也自身而上有父天也自父而上有祖亦天也由父視之則有巳子與兄弟之子之分由祖視之則均之為孫矣均之為孫則天也非人矣宋時諸臣固亦於此有未能脱然者又哀仁宗大賢而無子必欲泯濮王之跡以消其餘憾而朝堂之上紛呶不巳英宗不欲明其是非而兩置之遂成千秋疑案有宋君臣是者固無非矣其非者猶是君子之過也然而延及明嘉靖帝

諸臣遂執宋臣之議以死爭哭於闕下帝剛愎少恩盡收付廷尉而賢材為之一空於是佞人乘其間熒惑譸張盡變明代祖宗成憲與賢士大夫風尚而明亦寖衰而寖亡矣於戲士君子持論揆諸天理民彝之衷少有偏倚則其毒流於後世如此可不慎哉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九